

time spirit

废墟 花开

帝师孙家鼐
与
京师大学堂

余音著

flourish

《百家讲坛》主讲**王立群**、北大学者**金永兵**、作家**林夕**……
联袂推荐

都称道的晚清改革家 孙家鼐
都流泪的 北京大学 历史

东出版社



孙家鼐（1827—1909），字
燮臣，咸丰状元，光绪帝
师，武英殿大学士。京师
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的创办者，中国首任管学
大臣（即教育部长），历
史上最后一个“文正”。

time spirit

废墟 花开

帝师孙家鼐

与

京师大学堂

余音 著

flouris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墟花开：帝师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余音著. —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

ISBN 978-7-5476-1421-1

I. ①废… II. ①余… III. ①孙家鼐(1827—1909)-
人物研究 ②北京大学-史料 IV. ①K827=52
②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2369 号

策 划 曹 建

责任编辑 唐 望 曹 建

封面设计 张晶灵

废墟花开

——帝师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

余 音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73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421-1/K·174

定 价 56.00 元

前 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变法并不多见，而且大都是人亡政息：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罢相，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戊戌变法依然没能跳出这一怪圈——慈禧太后复辟，光绪帝遭软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新法“悉废”，但在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捍卫之下，变法“天字第一号工程”京师大学堂得以“独留”，进而才有了今天名扬世界的北京大学。如果说蔡元培是“北大之父”，那么，孙家鼐堪称“北大鼻祖”。

各个时代的人都有各个时代的梦想。封建科举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四大梦想”是中状元、做帝师、当大学士、死后获得“文正”荣誉称号。但130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把梦做圆。唯有孙家鼐，在封建社会终结前夕，获得了“大满贯”，堪称“中国古代读书第一人”。

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孙家鼐被粗暴地划为“‘帝党’中的‘右派’”，打入另册，销声匿迹。而今政通人和，科教发达，百业兴旺，经济崛起，追根溯源，这一切成就都与清末孙家鼐主导的学制改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书是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首部传记的修订再版，它以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艰辛历程为主线，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图文史料为依据，以作者所倡导的纪实文学“三趣”（文趣、情趣、理趣）理论为指针，风追司马，回归“现场”，重估历史，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孙家鼐的光辉形象，既能使读者汲取丰富的历史知识，享受高品位的阅读乐趣，又能给当代改革者多方面的启迪。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山雨欲来	1
光绪二十四年的“玄机”	2
“冷箭”突然袭来	4
“好心”却帮了倒忙	7
逃不出老佛爷的“五指山”	12
誓不做“亡国之君”	18
师徒状元论英雄	24
第二章 天降大任	31
“罚背十年书”？	33
一副妙联点状元	37
“三元会”上的智斗	43
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50
贤良寺里的阴谋	55
千古一怪“圣人为”	59
痛定思痛“设学堂”	63
最具绅士风度的京官	69
第三章 母子冤家	73
太后画圈让皇上跳	73
翁中堂抹泪归故里	77



维新变法第一仗	85
众望所归的管学大臣	91
李鸿章佯醉荐康党	96
康党为何众叛亲离?	104
为维新连献“三计”	111
第四章 力挽狂澜	119
现代学堂的先导者	120
坚决对洋人说“不”	125
皇上“舞步”越来越乱	128
无意间点燃“导火索”	135
翁同龢死难瞑目	141
袁世凯“告密”火上浇油	146
复辟寒流席卷全国	151
“投其所好”救“学堂”	154
帝师迂回救天子	160
大学堂开门授徒	162
第五章 绝代芳华	165
披荆斩棘办学堂	167
奋力回击各种诋毁	173
辞职抗议“废立”图谋	177
虚怀笑对挑衅者	183
八公山中办“私学”	188
竹松晚节惯经霜	192
“中国读书第一人”	194
附录一 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摺	200
附录二 奏覆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摺	205
附录三 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摺	208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京师大学堂八字未见一撇，冷箭“嗖、嗖、嗖”地向孙家鼐射来。深更半夜，慈禧太后派重兵“请客”，李鸿章仰天而泣：“老夫命休矣！”两位江苏状元一边品茗，一边分析着谁能出任管学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迺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喁咷咷，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挹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

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1948年12月，在纪念北京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北京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俞同奎教授饱含深情地写道：

现在北大像一朵鲜花，正在灿烂开放，而这一朵花发芽时期，谁都不能否认是在四十六年前。这块园地，是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开垦的……^①

光绪二十四年的“玄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注定是一个极其罕见、充满变数、遍布玄机的一年。

春节降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京师文人荟萃，墨客云集。春节期间，整个北京城就仿佛是在举行一场对联比赛和书法展览，而位于北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今王府井大街与东单大街之间）的翁府，则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不仅因为翁同龢（字叔平）是状元出身，其书法帖中带碑，自成一家，被誉为“同（治）、光（绪）天下第一”，还因为他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

^① 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该文写于1948年12月，为纪念北大创办50周年而作。

大臣、光绪帝师，位极人臣，炙手可热，而且，他还懂阴阳八卦，其春联中常常透露出一些“天意”，让人玩味。所以，每年春节，翁府春联一经贴出，便会像生了翅膀似的，马上传遍大街小巷。有人甚至逐年做了记载：

甲申年（光绪十年，即 1884 年），“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

丙戌年（光绪十八年，即 1892 年），“盍簪喧枥马，束带听鸡鸣。”

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即 1897 年），“经济渐长策，风云入壮怀。”

戊戌年春节，翁府贴出的春联是：“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由于翁同龢撰写的是集句联^①，没有深厚的文史知识是难以读懂的。一天，户部主事陈炽特意登门向恩师翁同龢求教此联，正巧吏部尚书孙家鼐（字燮臣）也在场。翁同龢笑眯眯地说：“燮臣兄，你帮他解读解读。”

孙家鼐双手合十，嘿嘿一笑，说：“翁中堂，你该不是在考我吧？”

翁同龢摇摇头。

孙家鼐用手捋了一把花白胡子，说：“好吧，我试一试。如果解读得不得要领，还望翁中堂不讲情面，予以指正。”他转过脸对陈炽说：“我以为，上联‘南图卷云水’典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下联‘北极捧星辰’则出自《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为天地交运总汇之处，天体之总枢。翁中堂的春联是由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的‘南图廻羽翮，北极捧星辰’这一句点化而成的。”

“知我者，燮臣也！哈哈。”翁同龢听后，连连点头。

联是佳联，句是妙句。但也有懂风水的人士根据这一春联预测说：“今年要发洪灾。”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大白天里，像舞台更换场景似的，大幕徐徐拉下，光

^① 集句联是从前人的诗词文赋中选择名言佳句，按照对联的要求，组成新联。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来的字句，又可以推陈出新，赋予新意。

线慢慢变暗，最后是漆黑一片；然后，大幕再徐徐拉开，光线渐渐变亮……这种日食现象，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时却给整个朝野带来了极大恐慌，以为是“天狗吃日”的凶兆。为了驱走“天狗”，各地敲鼓、放鞭，弄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整个冬季，雨雪稀少；开春之后，滴雨未下。进入四月，旱象更加严重，百草枯萎，树木凋零。《翁同龢日记》中记载：

四月初一，终日狂风且霾，可畏也；

四月初二，晴，晨无风，午前又起，此旱风也……

四月初八，晴，颇忧旱象……

四月十七日，午后炎曦灼人，表在室中者九十度……上闵雨甚殷。

十九日再祈雨。^①

三个月来，人们仰望青天白日，企盼着天上能落下雨点子。而老天爷却好像是人绝望、痛苦到了极点那样，欲言无语，欲哭无泪。

闷，沉闷，就像头上盖了十床厚棉被一样的沉闷。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闷得庄稼枝黄叶焦，闷得狗、猫伸出舌头，在床底下、水缸旁大喘粗气……

“冷箭”突然袭来

天闷，人烦。

这年春天，真应验了中国人所信奉的“天人感应”理论。从上到下，从朝到野，都是焦躁不安，烦闷至极，似乎每个人的肚子都塞满了干草，一旦溅上火星子，就能呼啦啦烧起来。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30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傍晚,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快步而平稳地穿过紫禁城西面的隆宗门,顺着南长街向南走,左折右拐,走进了位于东单牌楼头条胡同的孙府。吏部尚书、顺天府尹兼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回到自己的卧室,像卸妆似的,一件件脱去被汗水浸透的官服,光着脊梁,只穿着一条大裤衩,坐在小板凳上。婢女们立马围了过来,扇扇子的扇扇子,端凉水的端凉水,递毛巾的递毛巾。孙家鼐洗洗脸,擦擦背,感到凉爽多了。

“老爷,吃碗冷面拔拔凉吧。”侧室孙王氏看着丈夫凝重的神色,知道他近日心事重重,但也不敢问个究竟。

孙家鼐起身坐在太师椅上,接过冷面,大口吃了起来。这冷面,是用家乡寿州的老办法料理的。先要把面条放在水锅里煮熟,捞出来,放进盛有井水的瓷盆里冷却——这井水必须是新打的深井水,冰凉冰凉的。然后冷却半个时辰后捞出,空干水,再添上葱花、剁椒、香菜,浇上香油、酱油。咖啡色的面条,红色的剁椒,绿色的葱花、香菜,看在眼里,舒服;吃到嘴里,喷香;咽进肚里,又解饿又降暑。孙王氏见丈夫头不抬眼不睁,吃得津津有味,就无话找话地问:“老爷,味道可照(寿州方言,照就是好、行的意思)?”孙家鼐点点头,用家乡话应道:“乖乖,真好个(寿州方言,个就是吃的意思)。”

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字燮臣,号容卿,晚年号垫生,别号澹静老人,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出生。按照晚清官场习俗,对于担任高官或者名望较高的人,是不宜直呼其名的,而应把姓与地名合在一起称呼才有礼貌。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龢被人称作“翁常熟”,出生安徽合肥的李鸿章被人称作“李合肥”,出生河南项城的袁世凯被人称作“袁项城”,出生广东南海的康有为被人称作“康南海”。因此,人们在私下里,便把孙家鼐称作“孙寿州”。



◎ 孙家鼐

自从咸丰九年(1859年),32岁的孙家鼐中了状元,踏上仕途以来,可以说是官运亨通,这不仅得益于他是光绪帝师,还得益于他与世无争、与人为

善的好脾气。他天性恬淡，无论是对家人还是部下，从来都是慢声细语，不笑不开口，即使生气，也很少疾言厉色。退朝后，除了不得不出席的官场应酬，多数时间，他都是闭门斋居，对权贵们敬而远之，交游不多。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称赞他是“一名真正的绅士”。

可是，在官场上从不显山露水的孙家鼐，近日却喜忧参半：喜的是，这一阵子“变法热”再度兴起，太后刚刚松口，同意光绪帝的变法主张，把创建京师大学堂列为变法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忧的是，不知为何，自己一下子被人推到了朝野的舆论中心，各种流言劈头盖脸地袭来，令人猝不及防，非常郁闷。有的人说他是康梁派的保护伞，有的人说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两头讨好，还有的人说他“当官碌碌”“所覆无一实”……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孙家鼐点着了翡翠嘴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旱烟袋是将美洲印第安人吸烟用的烟管与欧洲人吸烟用的烟斗合二为一，长约一尺，抽起来非常惬意，算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孙家鼐的翡翠嘴旱烟袋还是在他七十岁大寿时，光绪帝赠送的。烟管是白银的，雕着云龙；烟嘴儿是翡翠的，烟锅是黄金的，十分精致。平时，孙家鼐总是翡翠嘴旱烟袋不离身，有时候，他甚至不装烟卷，也衔在嘴里，吧嗒吧嗒吸上几口。

“唉，创建京师大学堂，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却有人打起了它的主意。”孙家鼐实在有些搞不懂，京师大学堂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像串通好的那样，一起对他放冷箭？

在官场打拼多年，孙家鼐深知流言可以止于智者，也可以杀人不见血。此次流言集中袭来，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你不做事，肯定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朋友遍天下；一旦你想做一点事，或者是奉命办事，总难免会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便会联手与你争斗，而这些人同党、后台也会随之集合起来，顷刻之间，就能形成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捆住你的手脚，你越是抗争，无形的网就捆得越紧。就像躲在山洞里避风的豪猪，天气不冷的时候，它们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你刺不到我，我也扎不到你，相安无事；只要天气变冷，或者有个豪猪挑事，那么，刺与刺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你即使不想扎别人，也难以保证自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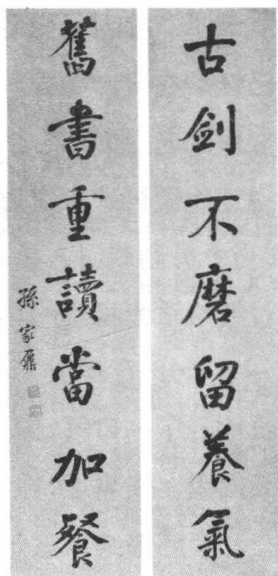
被别人扎伤,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以攻为守。因为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思维模式,所以,豪猪们便纷纷跃起身来,主动出击,内耗便无法避免。

孙家鼐叹了一口气,抓起一支六安府出产的“一品斋”大羊毫,在八公山紫金石砚里蘸了蘸墨汁,在书桌上早已铺好的宣纸上,挥笔书写。这是他每天的功课,也是他调整心境的妙方。无论遇到天大的不快,地大的委屈,只要是提笔挥毫,就能宠辱两忘。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
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
然情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字板桥)在山东潍县担任知县时写的一首词,名叫《青玉案·宦况》,寥寥数言,就把官场的忙乱和官员的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孙家鼐很喜欢这首词,他边写边吟,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脑袋后面花白的辫子就像钟摆那样,摇过来、晃过去,不知不觉之间,“川”字眉渐渐舒展开来……



◎ 孙家鼐书法

“好心”却帮了倒忙

同在一片蓝天下,身在皇宫里的光绪帝也是痛苦不堪。在亿万臣民看来,皇宫是国家的核心,权力的象征,而在光绪帝看来,这里不过是一座面积巨大、装饰豪华的“监狱”,这里面什么都有:山珍海味,管够;美女佳人,随性;奇珍异宝,粪土;阿谀奉承,不绝于耳;高兴了,可以与臣民普天同庆;发怒了,一句话就可以把朝廷重臣的脑袋砍得满地滚西瓜……唯一没有的,就是自由。

23岁的大好年华，正是渴望建立功业的时候。《清史稿》评价道：光绪帝“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载湉登上皇帝宝座，纯属偶然。

同治十三年十月（1875年11月），同治帝就开始生病，病情时好时坏。十二月初四（1876年1月11日），同治帝夜宿慧妃宫，病情突然恶化，他急忙召来军机大臣李鸿藻。同治帝先问嘉顺皇后：“朕倘若有什么不测，应该先立嗣子。你对谁中意，可快快说出。”嘉顺皇后是户部尚书崇绮的女儿，当时已怀孕在身。她握着丈夫的手，沙哑着嗓子说：“国赖长君，我实在不愿意居太后之名，拥委裘之幼子，垂帘听政，而给社稷带来实祸。”同治帝点点头，说：“你懂得这个道理，我死后就可以闭目了。”然后，他对李鸿藻口授遗诏：“当令贝勒载澍入承大统。”载澍是康熙帝长子允禔的五世孙奕瞻之子，后来过继给道光皇帝的第九子孚郡王奕譞，继承了贝勒衔位。载澍与同治帝是一个辈分，已经成人。李鸿藻起草完遗诏，又给同治帝念了一遍，同治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桩大事，说：“就这样吧。你要好好保管，明天用玺。朕累了，你下去歇息吧。”

李鸿藻走出慧妃宫，只感到黑夜沉沉，冷风飕飕，身负千钧。据说，当轿子一抬到家门口，他急忙改变主意，命令轿夫脚不贴地，立即前往长春宫。见到慈禧太后，他浑身筛糠似的从袖笼里掏出遗诏。太后看了一遍，杏眼圆睁，“嚓、嚓”几下，把遗诏撕个粉碎，摔在地上，又在碎纸片上吐了几口唾沫，连跺几脚，才失声大哭：“这个不孝的逆子啊，竟算计到老娘的头上了！”然后，她口述懿旨，对同治帝停医断药，禁止任何人靠近。第二天晚上，同治帝口干舌燥，痰堵嗓子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十二月初五酉时（1月12日17—19时），同治帝驾崩；戌时（19—21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等王公大臣29人，商定谁来接续大统。为此，各位王爷、重臣发生了激烈争论。有的建议载澍，有的建议恭亲王之子载澄，有的建议由同治帝的下一辈溥伦（道光皇帝的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孙子，时年17岁）……慈禧听完以后，以不容置疑的

口气说道：“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①翁同龢、潘祖荫等汉大臣率先表示支持。就这样，一言定乾坤，醇亲王奕譞4岁的次子（长子夭折）载湉被慈禧扶上了皇位。奕譞与咸丰帝是亲兄弟，慈禧与奕譞福晋是亲姊妹。如选中溥字辈接班，慈禧就是太皇太后，没有理由再度垂帘听政；如选中年长者，就要举行亲政大典，慈禧也没有理由再干预朝政。慈禧执意叫载湉继承皇位，这是违背祖制的。选中载湉，谁都知道太后的真实用意，却无人敢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岂料，奕譞听到自己的儿子要做皇帝的消息，不喜反悲，“惟碰头痛哭，昏迷在地，掖之不能起”^②。

光绪帝从小就长得乖巧、伶俐，人见人爱。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他虚岁才六岁，就开始上学。学校设在毓庆宫内，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帝读书，夏同善教书法。还有御前大臣教满语、蒙古语和骑射。同年九月，孙家鼐为母亲守孝三年结束，回到北京，官复原职，仍在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提调。光绪四年，夏同善外放担任江苏学政，孙家鼐调到毓庆宫，担任光绪师傅。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风云变幻，人事变迁，还有孙诒经、张家襄等先后出任光绪师傅，但一直陪伴他，并为光绪帝终生信赖、为其送终的师傅，唯有孙家鼐一人。

坐上金銮殿以后，虽然光绪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可是，他没有一天不是在“亲爸爸”的阴影下生活，无论是政事，还是自己的私事，一切都得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按照清朝祖宗大法，皇帝16岁时，就可以独断朝纲了。可是，慈禧迟迟不愿意交出权柄。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6日），载湉父亲、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等投慈禧所好，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盛大的光绪帝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86页。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25页。

“亲政大典”，实际上却是“太后训政”仪式。从此，清王朝进入了太后训政时期。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6日），在慈禧的威逼利诱下，光绪帝娶了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静芬，封为隆裕皇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搬进颐和园，作出“即日归政”的姿态。表面上不再过问朝政，实际上，却通过光绪帝“至颐和园请安”来继续掌控政权。当年，交通不便，皇宫距离颐和园十五公里，乘坐轿子单趟就得三四个小时。光绪帝隔三差五地要去颐和园请安，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就去颐和园请安十次，旅途的疲劳与内心的无奈，那是可想而知的。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具有独断朝纲的能力呢？光绪帝在焦急地等待时机。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颇为自得地向朝廷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再次检阅北洋海军，并奏报：北洋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朝野上下，无不为大清海军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而沾沾自喜，一时间，对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好评如潮，对洋务运动的成功褒奖有加。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之治”的喜悦氛围中时，朝鲜半岛烽火连天，东学党起义声势浩大，朝鲜政府军屡战屡败，朝鲜王室岌岌可危。当时，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情急之下，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清政府也是当仁不让，爽快答应。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在崛起的日本从朝鲜半岛升腾的硝烟中，看到了振兴大和民族的千载良机。于是，朝鲜内战很快就演变成为中日决斗。

战与和，在中国对外战争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胜败如何，对这些恋权如命者来说无所谓，他们信奉的是“宁赠外臣、不与家奴”，一切都以保证自己“内战内行”、拥有实权为准绳。所以，中日外战未打，朝廷内耗蜂起。以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志锐、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为代表的帝党坚决主战，并希望通过中日一战杀鸡儆猴，捍卫大清在朝鲜的既得利益，给西方列强一个严厉警告，从而提升光绪帝的权威，扩大其政治声望，以早日摆脱太后的控制。以世界第七之中国海军，与世界十一之日本海军放手一搏，岂不是大人打小孩，胜败似乎毫无悬念。光

绪帝也认为“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刚开始，慈禧也支持主战派，并表示“不可借洋债、不可示弱”，用自身国力战胜日本，以扬国威。“举朝言战”，全国形成了浓厚的迎战气氛。

可是，时隔不久，老谋深算的慈禧便察觉到帝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她的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不支持抗日，而且釜底抽薪，以庆贺六十大寿的名义，挤占挪用大笔备战军费。以李鸿章、孙毓文、徐用仪等为代表的后党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附和“老佛爷”，以挫败帝党的政治企图。身为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后党的险恶用心，又了解北洋海军徒有其表的实力，因此，他坚决反对为虚名而惹实祸，“独力言衅不可开”^①。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却没有被光绪帝采纳。

果然，大炮一响，北洋主帅李鸿章首鼠两端，“阳作备战，阴实求和”，表面上按照光绪帝的圣旨排兵布阵，实际上却看着太后的眼色行事，消极避战以保持自己的实力……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年7月28日），中日陆军首战朝鲜成欢，清朝劲旅便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八月十八日，中日海军在辽宁庄河王家岛黑白石黄海海域决战，北洋海军损兵折舰，元气大伤。

十月九日，大连湾失守，旅顺总办龚照屿以搬取救兵为名乘上鱼雷艇，逃亡烟台。

十月二十四日，花了十年时间，耗费一亿两白银建造的旅顺海军基地被日军占领……

光绪帝怒不可遏，接连降旨，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但毫无收效，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同光之治”转瞬间变成中华之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李鸿章狼狈不堪地前往日本，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意割让台湾及辽东等地，赔款二亿两白银。

① 龚心铭编：《太傅孙文正公手书遗折稿》，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线装本，第16页。